

农村小剧本

月明心亮

雷国旦编剧

农村读物出版社

戏 曲

月 明 心 亮

雷 国 旦 編 剧



农 村 讀 物 出 版 社

一 九 六 四 年 · 北 京

內容說明

这个戏的中心思想是提倡整体观点，反对本位主义。某地农村在比、学、赶、帮运动中，三队遭受旱灾，急需抽水灌田，但水車不够使用。队长李华到二队去借。二队本有閑着的水車，保管員胡強已經答应出借。但他后来想到了生产竞赛，怕三队跑到前面，夺走了他們的紅旗，就中途变卦，拒絕出借。胡強的錯誤思想遭到了女儿素芳的坚决反对。这时，二队的犁坏了，不得不要求三队支援。三队立即帮助二队解决了困难。胡強在素芳和李华的帮助下，認識了本位主义的錯誤，端正了对比、学、赶、帮的态度。

本剧作者是湖南蓝山县农民，熟悉农村情况，对剧中人物的描写，相当亲切。

本剧可以配上湖南花鼓戏的曲調，作花鼓戏演出；也可把剧中的方言土語和个别字句稍加修改，配上其他戏曲的曲調，移植为当地流行的戏曲。

時間：現代，秋天。

地點：湖南農村。

人物：李華——第三生產隊隊長，三十多歲。

胡強——第二生產隊保管員，五十多歲。

素芳——胡強女，共青團員，十八歲。

〔山歌聲：

“九月里來菊花黃，

公社田園農活忙。

小伙子扶犁疾如風，

細妹子車水呼呼响；

戰勝災年奪豐產，

你追我趕賽一場：呃呵！呃呵！”

〔山歌聲，伴隨着遠處車水聲、叱牛聲、鑼鼓聲，

匯成一組雄偉的田間交響曲。

〔二幕前，李華神采奕奕地上。

李 華：（唱）田野里紅旗飄舞鑼鼓喧，

社員們身強體壯干得歡。

雖然是今年災重減了產，

樹雄心生產自救度難關。

頭季丟了二季補，

田里丟了土里搬！

怕什麼車水翻田汗洗背，

怕什麼田干土硬插犁難，

比学赶帮你追我赶，
眼看秋杂作物滿田坂。

哎！如今种子、肥料都够用了，只是車水过坎，还差一条水車。听二队队长說，他們队里的田全部車完水了，想必水車歇着，我不妨去借借看。

（接唱）搞竞赛还需要互相支援。

忽然見水牯进了黃豆田。

（急喊）呵！不好了！牛吃黃豆啦！誰的牛呀！快来牵走呀！

〔李华跑去把牛牵出，胡强背鋤头匆匆上。〕

胡 强：（大声地）誰的牛进了黃豆田啦？誰的……
（見李华）是你！

李 华：舅舅，我帮你把牛牵出来了！

胡 强：（拉住牛）呀！是王春的牛！这个猛子平时做事认认真真的，今天怎么也乱放起牛来噠？我找他算賬去！（欲下，发现李华还在）唔，今天幸好碰上你，要不，这块田的黃豆准得报銷了。李华，走，到舅舅家去坐一下，你表妹也在家，叫她給你泡碗油茶。

李 华：不麻煩了，舅舅。我到你們队里还有点事。

胡 强：（感兴趣地）到我队里！什么事？

李 华：想借一条水車过坎，不知道你們队的水

車可有空的沒？

胡 强：有！有！我們队的水車歇了两天啦！
(向观众)我只当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，要到队里去呢！(慷慨地)李华吔，用不着到队里去了，这件事你舅舅作得了主。你說，要借几条？

李 华：借一条就够了。我們會付給你們合理的租金的。

胡 强：快莫說咯样的話了。自己人嘛！客气作么子？再說，我是保管員，又是队委，队里的大事、小事，我作得了一半主。借水車的事我說了算，你只管放心！

李 华：不，舅舅，公事公办，你最好还是和队长他們商量商量……

胡 强：(不耐煩地)李华吔，你，怎么这么看不起我这个舅舅？我从解放那年起，就担任村里的居民組长，土改反霸时，我当乡里貧农組长，那时候我們队长还穿着开襠褲查路条哩！从土改到合作化，到人民公社，不是我自夸，我的官当了至少也有一皮籮了。(神秘地)李华你不知道，我們的队长还是我介紹入党的……

李 华：什么！舅舅，你自己还不是党员，怎么介紹人家入党？

胡 强：你这个係崽，怎么这么傻？我跟领导反映他的情况、成績，这不是等于我作的介紹么？

李 华：嘻嘻，真有点意思！呃，我看，舅舅你也得争取入党了吧？

胡 强：怎么不争取？入党的八条标准，我已经争取了五条，只欠三条罗！

李 华：那三条也得争取呀！

胡 强：嘿嘿，不过……我那老伴说，今年入不了党，明年大概行了吧？

李 华：事情是这样子。可是……舅舅，我看你还是跟队里打个招呼好。我先回去，晚上来听你话，好不？

胡 强：（无奈地）那也好！

李 华：那就烦劳你老人家了。（下）

胡 强：（牵牛）王春怎么会让牛乱跑？奇怪！
（赶牛）叱叱！

（唱）一轮红日落西山，

鸟雀归林牛归栏。

手执竹鞭把牛赶呀，

王春呀，猛子喂！

你放牛吃豆为哪般？（圆场）

〔二幕启。胡强家场院。台左是瓦房，开有两扇门，门斜边，摆着小饭桌、竹椅；台右是一棵大榕树，可拴牛，树下有长石墩。靠天幕处为一排竹篱笆。远处田野、山峦沉浸在暮霭中。开幕时月上柳梢头；至剧终，皓月悬中空。

胡 强：(拴牛)素芳！素芳！

素 芳：(上)爹，你回来啦！

胡 强：哦！(掏出烟袋抽烟)你媽呢？

素 芳：到外婆家去啦！

胡 强：老家伙，队里生产搞不赢，她还有閑工夫走娘家？

素 芳：不，队里种的那块土，还欠秧子，媽是去要秧子的，你莫官僚主义！

胡 强：(轉过話題)有飯吃沒？

素 芳：我在田里挖沟，媽不喊我，我还不得回来咧！

胡 强：快烧火煮飯，我吃了还要到供销社取秋包谷种。

素 芳：明天再去吧，李队长刚开完会回来，他說还要和你扯扯竞赛的事情。

胡 强：搞竞赛？好嘛！

素 芳：队长說，爭取在白露前三天完成秋种計劃。

胡 强：这还不容易！如今离白露还有七、八天，着什么急？人家三队下午还在問我借水車灌田呢！

素 芳：可是在会上向我們提出挑战的就是第三队！

胡 强：他們？哈哈！

(唱) 听说三队把战挑，
胡强心里暗发笑。
黄雀子敢与大鹏比，
关老爷面前耍大刀。
谁不知我队是杆老红旗，
风吹雨打不动摇，
领导骨干水平高，
社员个个胆气豪。
如今这肥料种子全备足，
犁锄镐耙整修好。
复种田地水满了，
单等那一声冲锋号。

素 芳：(唱) 爹爹你，莫自傲，
三队的进度比我们高；
原定计划实现了，
现在要突击新指标。
你只见墙内杨柳绿，
不知墙外桃花娇。
若不迎头追上去，
那杆老红旗，我看呀，
很——难——保！

胡 强：(意想不到)啊！他们走在前头啦？这还了得，这不行，老红旗一定要撑住！（沉思半晌，突然想起借水车的事）咳！你看我多么懵懂，刚

才还答应借给他们水车，这不是给老虎添一对翅膀吗？（失悔地低下头，巴哒巴哒地使劲抽烟）
喂，我若是不借给他们水车呢？“将军无枪，下马受擒”……对，对，就是这个主意。

（接唱）猛然一计上心梢……

素 芳：爹！什么主意呀？

胡 强：（耳语，接唱）

你说这一着棋妙不妙？

素 芳：什么？三队向我们借水车？

胡 强：（接唱）你老表亲自来求告。

素 芳：那为什么又不借了？

胡 强：比赛嘛！

（接唱）各显本领比高低！

素 芳：那怎么行呀？爹！

胡 强：怎么不行？我总不能自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呀！

素 芳：爹爹！

（唱）爹爹把话讲错了，

竞赛的目的你不明了。

它一为推动生产鼓干劲，

二为你追我赶成风潮，

三为推广经验学先进，

取长补短互相提高。

如今三队遇困难，

袖手旁观风格太不高。

胡 强：（唱）素芳妹子見識差，
不知天高地厚乱喳喳。
竞赛比的是真本事，
猫儿上树全靠自己爬。
借兵作战我没听过，
自力更生才象話。
倘若水車借三队，
駿馬添翼更难追上它！

素 芳：爹爹！

（唱）一棵青藤結甜瓜，
二队三队是一家。
他有困难我支援，
我有困难求助于他。
怎能够南瓜葫芦各顾各，
把协作的任务全丢下？

爹爹呀！

一花独放不算美，
万紫千紅是滿园花。

胡 强：够了！够了！我才送你讀两年初中，你就給爹上起政治課来了！你不会想想，如今人家已經追到我們前面去了，你再把水車借把他，比得贏还好，真的比輸了，你叫我这张老臉皮往哪里擱？我看呀，“各人自扫門

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”，各自为营，互不相干算囉！

素芳：各自为营，互不相干？哼，我們要是碰到困难，別队也說这句话，不肯来帮衬，你还不罵死人？

胡强：可我二队从来不求別人。

素芳：那也說不定，吃飯还有打嗝的时候呢！你就保证自己不求別人啦？

〔胡强不屑爭辯地只顧抽烟。〕

素芳：对了，爹，我忘了告訴你一件事，刚才王春哥来找过你。

胡强：找我？什么事？

素芳：他用的那张犁断了，想找你換一张。

胡强：犁断了，怎么搞断的？

素芳：他說呀！

（唱）下午犁田东坂上，
天气炎热不可当。
牛发脾气任性跑，
滾水打氈呼呼响，
王春哥左拉右扯費尽力，
那水牯呼啦一跃上田塆。
猛追紧赶追不上，
“咋喳”；犁儿断两厢。
他急把牛輓来卸下，

水牯不知跑那方。

胡 强：我倒說罗！王春平日做事认认真真的，今天，怎么放牛不管，还是这头鬼牛斗的霸呀！真他媽的扯乱弹！素芳，你等下告訴王春，說我已經牽回牛来啦，叫他放心。

素 芳：那換犁的事呢？

胡 强：倉庫里还有一批新犁扛、新犁壁，过两天請个木工，装一部給他就是。

素 芳：过两天就来不及啦！明天就得犁山那边的刀把丘，不犁就誤了季节；再說搞竞赛，少一张犁，耕种計劃又得落后好几天！

胡 强：那，王春搞坏的，要他自己想办法吧！

素 芳：人家王春哥又不是故意搞坏的，这是牛发癲，怎么能怪他？

胡 强：我不是怪他！

素 芳：那你是保管員，就得想办法呀！

胡 强：这……我沒有办法！

素 芳：能不能向邻队借借。

胡 强：腊月三十晚上的菜板，誰还有空呀！

素 芳：那怎么办呢？（沉思）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三队前段的翻田任务不是完成了嗎？后段的还要先車水灌田，他們的犁一定有空，你叫表哥想想办法，我們用水車向他們換犁。

胡 强：哦，办法倒是个办法。（轉念）不过，我們

还得留点后手！

素 芳：（不解）队和队之間魚水相幫，互通有無，
又不是作買賣，留什麼後手？

胡 強：女崽呀，你不明白呀！

（唱）不是爹爹太小氣，

這裡的文章深無底。

搞競賽，你趕我，我追你，

哪一個不想奪紅旗？

因此上水車絕不能借。

素 芳：為什麼？

胡 強：（接唱）兩條理由你聽仔細：

素 芳：兩條理由！第一呢？

胡 強：（唱）三隊借了水車去，

競賽任務保證得第一。

二隊丟了老紅旗，

我胡強見人沒臉皮。

素 芳：（強忍）這第二呢？

胡 強：（唱）我們的水車是新修的，

車水過坳太可惜。

假若碰上懵懂鬼，

斷了龍骨賠不起。

素 芳：哼！

（唱）說什麼一條理來兩條理，

反正是只准進來不准出。

我問你吐出的口水怎收起？

我問你怎么開口再借犁？

胡 强：这有什么难呀？你告訴表哥，就說水車龙头不見了，以后尋到再給他送去，先請他協作協作，借張犁給我們，不就是了？

素 芳：（唱）又是鄰隊又是親戚，
 亏你想得出鬼主意。
 你不顧別人，只顧己，

 女兒我一千個、一萬個不同意。

胡 强：这是为大伙爭光榮，又不是為我個人。

素 芳：这种光榮，你要，我不要。（愜氣地蹲在一旁）

〔李華上〕

李 華：舅舅！素芳！

胡 强：啊，李華！先喊你不進屋，現在來噠？好，坐下！

素 芳：（搬凳）表哥，坐吧！吃過夜飯沒？

李 華：剛吃過。你們還沒吃吧？

胡 强：唔。（向觀眾）李華咯只死鬼，說來就來噠。我怎么回話哎？呃，我还是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！（轉向素芳）素芳，你好生陪着表哥，有些事情你和表哥談談，我去送牛去，就來。
（欲下，素芳急拉住）

素 芳：（故意大聲地）爹，隊里有困難，求表哥幫

帮忙哎！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还是和表哥扯扯吧！

李 华：怎么？你们队上遇到什么困难啦？

胡 强：（无可奈何地坐下来）哦，素芳，你对表哥讲吧！

素 芳：（手搭在胡强肩上，有意不让他走）表哥，你们队里可有空着的犁吗？

李 华：我们队里刚刚开过会，准备明天全队出动，边翻田、边车水，犁是不得空。

素 芳：呵唷！爹，他们不得空犁，怎么办？

胡 强：（旁白）你看我那女崽，二十来岁的人了，还那么不懂道理。现在是搞竞赛哎！

李 华：素芳，莫急罗！是不是你们队还缺犁？这事情商量解决嘛！

素 芳：我们今天断了张犁，修又来不及，想向你们借一张，可是……

李 华：这没关系。我回去把劳动力调整一下，把主要劳力集中车水，从犁田组里抽出两个人协助妇女队开厢抽行，另从妇女队中安排两个劳力撒灰点种，不就抽出犁来了？等一下我就给你们送来。一张够了吗？

素 芳：够了，够了。

胡 强：（旁白）想不到这娃崽这么大方！

素 芳：（向观众）你看表哥，多痛快，那象我爹，

死脑筋！咗，我为什么不要表哥来……（眼珠一轉）唔，对了！（急轉身）表哥，現在你們隊走在我們前頭了，你把犁借給我們，就不怕我們趕上啊？爹，你說是不是？

胡 强：……（使勁地抽烟）

李 华：咳，搞競賽又不是競爭。你趕上我，我追上你，这样才能推动生产嘛！舅舅，你說是不是？

胡 强：唔，唔……

素 芳：这么說就好了。不过我想呀，

（唱）搞競賽，你趕我，我迫你，

哪一个不想夺紅旗？

你們把犁借我隊，

好比那駿馬添双翼。

倘若我們追上去——

李 华：追上去好嘛！

素 芳：（接唱）老紅旗又是我們的。

李 华：那当然罗，你們永远先进，我們永远向你們学习呀！

素 芳：（唱）有道是猫儿爬树靠自己，

各显本領才能比高低！

胡 强：（旁唱）小素芳，太扯皮，

她不該开口就把旧話提！

〔气鼓鼓地悶坐在一旁。素芳故裝揣測胡强的
心事。〕